

少年儿童读物

海边激战

中国少年报 选编



7.8.4
864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“誰是凶手”“海邊激戰”“海風吹來的時候”“五用小刀”“獐的故事”五個兒童短篇。

“海邊激戰”寫少先隊員小盛子上街請醫生，在海邊遇到一個被解放軍叔叔追趕的特務，他急忙滾到小礁石邊。特務跳上舢板，見解放軍追到便舉槍射擊，就在這緊急關頭，小盛子猛的跳上小船撲倒了特務。另外四個也都是反特的故事。這些故事曲折、驚險，適合少年兒童閱讀。

少年兒童讀物
海 邊 激 戰
中國少年報 選編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保定市裕華東路）
河北省書刊營業許可證第三號
河北人民印刷廠印刷
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



1957年2月第一版 1957年2月第一次印刷
787×1092 1/28 1 1/2印張·22,000字
印數：1—19,000冊 定價：0.14元
統一書號：R 10086·54

目 录

誰是凶手?	1
海边激战	17
海风吹来的时候	22
五用小刀	28
獾的故事	34

誰是凶手？

黑夜，靜悄悄地，大旺村的人們都睡了，只有几株大楊树被秋风吹得沙沙作响。

已經半夜了，先鋒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公室的灯还亮着。會計小吳，剛算完今天的賬目，又在整理着新报名入社的名單。这时，忽听着院子外面傳來一陣急驟的呼喊声：“老林头！老林头！”接着，声音更高了：“不好啦！老林头吊死啦！快来人哪！”

小吳应声急忙放下手里的名單，正往外跑，生产隊長于庆先从外面跑进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說：“小吳！快，飼养員老林头吊死啦！”

这时，睡在农业社办公室东屋的兩名社員，应声也急忙从炕上爬起来，揉了揉眯矇的眼睛，連衣服都沒顧得穿好，就跑了出来。

飼养員老林头吊死在牲口棚頂的一根横梁上，大家聚攏过来，急忙砍断繩子把他放下来，接着，用土办法急救：捶了捶腰，揸了几下身子。但是，人連点热气都沒有了。

大家悲伤地凝視着老林头，都怀疑的說：“老林头死的太可憐了，为啥自杀呢？……”

會計小吳擦了擦眼睛对大家說：“快去找社主任

吧！老子你去告訴武裝部的人，快去報告公安局，再把村支書也找來，我先留這看着……”說着，人們就都找人去了。

天色已經微微發亮了，村南頭的大道上，有一輛吉普車飛快地開來，那耀眼的燈光，照得半个村子雪亮，車子後面卷起一團團的煙塵。

汽車進村後，從車上跳下兩名公安人員，這是偵察科長劉為群和他的助手耿志民同志。劉為群个子很高，身板結實，是個精明強干的中年人。他的助手耿志民，比他瘦小些，是個機智勇敢的青年。

他們听完生產隊長于慶先發現老林頭吊死的情形，就往牲口棚走去了。他們在死屍的身上進行了周密的檢查，然後把死者脖子上的繩子，小心的剪斷，裝進口袋，就又到牲口圈裡面檢查。這個牲口棚是三間破草房，裡面有十頭騾、馬和兩頭牛。牲口圈的地下，積了許多的牲口糞，仔細看，在糞上踏有很深的幾個腳印，大小不同，起碼有兩個人從上面踩过。牲口圈里的其他東西看不出有移動的痕跡。

劉為群把這些情況記下以後，指着地上的木桶對生產隊長于慶先說：“這桶料是多咱拌好的？”

“現在說話，是昨天晚上，是老林頭拌的。”

劉為群拿過手電筒照了照牲口槽，裡面空空的，

什么也没有，于是他沉思了一下，对耿志民说：

“老耿，用纸包一些木桶里的牲口料，回去化验。再把地下的牲口粪也包一些带回去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又对村支书和社主任说：“另拌新料吧！这木桶里的料先不要动！”



这时，天已大明，检查完，刘为群向着社主任和村支書說：“老林头在死前有什么反常的表现或说过什么？接近过什么生人？”

村支書和社主任說，老林头今年五十六了，是社里的骨干，现在家里只有他一个人，兒子在軍隊上工作，他的为人很好，从当飼养員以来，牲口沒出过一点毛病。最近沒有接近生人。

刘为群听完了这些情况，思索了一下問：“他每天都是什么时候到牲口圈添料？”

“每天晚上添三次料，第一次是上半夜十点左右，第二次是十二点左右，最后是下半夜三点来鐘……”

刘为群記完后，又問：“那么他是添完第二次料，才出的事了？”

社主任說：“是啊！真想不到他会这么死，到底为个啥呢？我疑心他不是自杀……”

“是啊！”刘为群向窗外望了望，說：“根据檢查的情况，不象自杀，第一，比較明显的是口出鮮血，后腦有鈍器伤兩处，这显然是沒吊起前，就被打了。第二，繩扣很紧，不解开繩扣拿不出头来，这对自杀者來說是办不到的。那么敌人为什么要杀死老林头呢？又为什么在牲口棚里杀他呢？我們要繼續偵察！……”

說完，他又向村支書問：“你們村上有沒有過去當過漁民，或是使過船的人？”

這一問倒把村支書和社主任問楞了，他們想了想說：“沒有這樣的人，這村二百多戶人家我是熟悉的，沒有。”

耿志民在一邊也對他上級突然的發問，納悶起來，他想：“吊死了人，怎麼問起漁民來了呢？”但是，他相信他的上級每句問話都是有很大用處的。

接着，劉為群和耿志民又研究了村上地主富農分子的情況，但是，沒有一點線索，劉為群心里涌上一種激烈的責任感，使他皺起了眉頭，最後，他對社主任和村支書說：“敵人的活動是有計劃的，你們先不要說出去老林頭是被殺，另外，特別留心村里人們對這件事的看法和傳說。”

深夜，劉為群正在辦公室翻着大旺村的農戶材料，這時，耿志民走了進來，遞給劉為群一張化驗紙單說：“劉科長，事情果然不出你的所料，化驗結果證明，牲口料里有慢性毒性的氯化鉀！”

劉為群凝視了一下化驗單說：“這樣，問題就更明顯了。這個敵人干的好笨，這陰謀可不小……”

“就是說，反革命分子是想毒害牲口，被老林頭發覺未逞，就把人給謀殺了！”耿志民看了看自己的

上級憤憤地說。

“是的！”刘为群点燃着一支香烟說，“大旺村的社是全县的模范社，毛主席提出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”的报告以后，他們村作了全面规划，目前即要扩社，并轉高級社，所以反革命分子就乘机下了毒手，要破坏这个运动。局長指示我們要把这个案件做为重点偵察，而且要及早破案，不然，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有很大損失。現在赶快通知他們埋掉那桶牲口料，然后你快来向我汇报村里这几天的情况。”

“我已經派人通知了。現在汇报吧！”他笑着回答。

耿志民在椅子上坐下来，习惯地从衣袋里掏出他那个紅色小本，他們說：“村里对这事嚷嚷最欢的，就是那个外来戶富农吳繼文兩口，他們說：“老林头就是入社的結果，今个死一个，明个社里还不知逼死几个……”

刘为群用力吸了一口烟，憤憤的說：“多么惡毒，可这人的来历查明了沒有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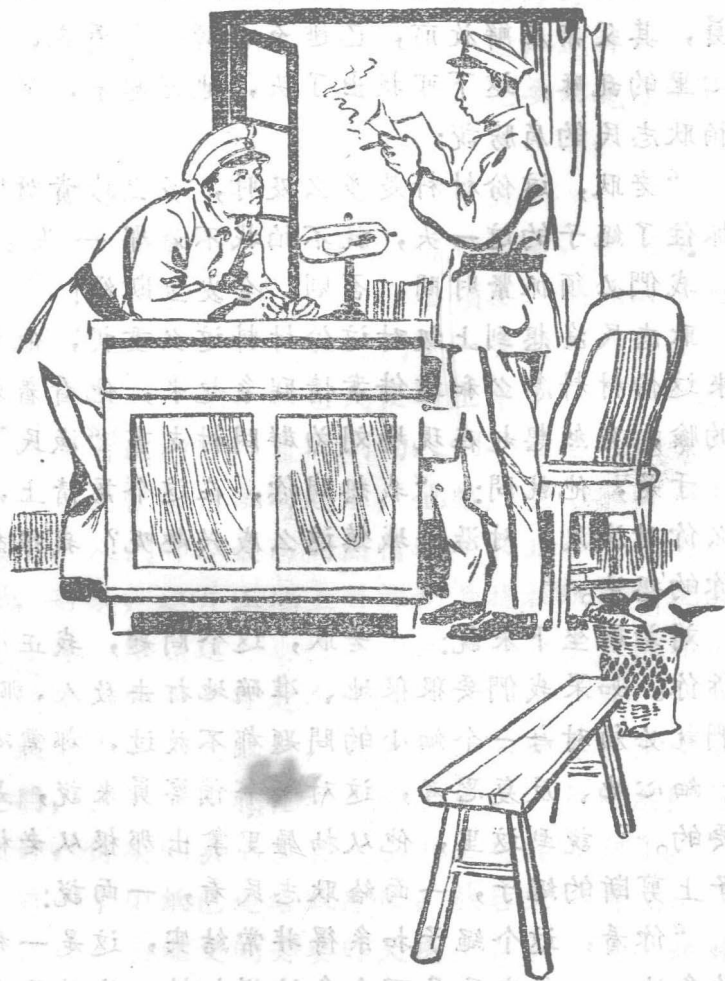
“总算是已經查清了，他是从沿海一个小鎮搬来的。……”

“是从沿海搬来的？”刘为群象发现了什么似的反問。

“是的，原地公安局已回电报。”說着，从本子

里取出电报递给了刘为群。

刘为群轻轻地念着：“吴继文，原名吴德山，曾



任蔣匪上尉副官，解放前一年，突然从我地迁至你县，据調查，該人是去‘探亲’，其父亲是个漁霸，吳繼文过去也曾跟着惡霸父亲鬼混，其父子均系国民党員，其父亲在解放前，已逃至台灣。”看完，刘为群心里的乱麻，这下可找出了头，他站起来，笑着拍了拍耿志民的肩膀說：

“老耿，这份材料是多么及时，多么珍貴呀！我們抓住了繩子的这一头，就不怕找不着那一头，但是，我們必須抓紧時間，否則，会发生断綫！”

耿志民沒想到上級对这份材料这么重視，他想不出来这份材料怎么和这件案情联系起来，他看着刘为群的臉，突然想起在現場刘为群問村支書“漁民”的事，于是，他就問：“我想問你，在这个案情上，为什么你对漁民，对沿海城镇这么感兴趣呢？我很想知道你的想法。”

刘为群坐下来說：“老耿，这个問題，我正准备告訴你。如果我們要狠狠地、准确地打击敌人，那么，我們就必须对每一个細小的問題都不放过，都需冷静地、細心地、反复思考，这对一个偵察員來說，是极重要的。”說到这里，他从抽屜里拿出那根从老林头脖子上剪断的繩子，一面給耿志民看，一面說：

“你看，这个繩子扣系得非常結实，这是一种特殊的系法，一般农民是不会系这样扣的，除非是会使

船的人，这种扣叫‘船扣’。我是漁民家的孩子，这一点我是了解的，并且，这个繩扣已找入鉴别了。因此，这样就可以暫且断定：凶手是在海边生活过的，是会使船的，起码他懂得这点。不过，这样并不能就肯定了問題，这只是見到了影子，还要用充分的事实根据作判断。”

耿志民听完上級的分析点了点头。

刘为群繼續說：“从这份材料来看，吳繼文这个人就值得好好注意，一定要繼續偵察。現在我們就去請示局長，来审查和批准我們下一步的工作計劃。”

东方剛剛放亮，耿志民便騎上車子往大旺村来。他一路望着路兩旁忙着收割的人們，看着人們辛勤的劳动着，使他心情激动起来，他想：整个农村都沸騰起来了，人們都以最高的热情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，將來，这片土地上將开动着拖拉机，出現海洋似的庄稼。难道这一切能容許反革命分子来破坏么？想到这里，就加紧蹬起車子。

耿志民到了大旺村，去找村治安委員王大爷。一进門，王大爷就把他拉到屋里說：“耿同志！你得正好，你要的吳繼文鞋底上的土总算弄到了。”說着，將一个小紙包遞給耿志民，然后又接着說，“还有个情况，吳繼文的妻子昨天晚上在我家說，她妹妹病得很重，她要上城里去一趟，可是以前从来也沒听

說過她城里有過妹妹……”“她說多咱去？”“日期她沒說，可不會出這幾天。”

這是一個寂靜的夜晚，辦公室的燈光閃閃。耿志民正按照劉為群的指示，用放大鏡察看着鞋底上的土，看完後，又看了看從牲口棚帶來的那牲口糞，然後微笑着點了點頭站起來。

這時，門“呀”的一聲開了，劉為群拿了一卷材料走進來。

“向你報告，”耿志民抑制不住心裡的興奮說，“鞋底的土裡發現的干糞，察看結果，和牲口棚的那糞完全相同。”

“很好！這說明我們的計劃是正確的。”

耿志民細心地把糞和土收拾起來以後，擦了擦手說：“劉科長！現在我們有足夠的條件逮捕他了！”

劉為群笑了笑說：“同志，這是急躁情緒，我們逮捕他一個兩個很容易，但是，這並不等於這個反革命案件搞清了，問題在於吳繼文和特務組織的聯繫，就是說，他的後台是誰，這我們現在還不知道。因此，現在我們的任務不是逮捕，而是繼續偵察，最後來個一網打盡！”

接着，他打開手裡那一卷材料說：“我們根據才得到的情報，這個案件又發現了新的線索，這個縣城

里有一个特务交通站，据了解，是一个破坏农村的反革命組織，这样，我們就得进一步偵察，狠狠地打击敌人一下！”

“刘科長！”耿志民很懊悔自己的急躁情緒，接着說，“我今天了解到的一个情况，倒可以和你剛才講的情况联系起来了。听王大爷說，吳繼文的妻子最近要进城里一趟，說她的妹妹得了重病。”

“是的，这又是一个重要材料，这样，我們就可以立刻行动了，我們应当抓住这条綫去发现新的敌人！”

“是，发现新的敌人！”耿志民重复了一句。

傍晚，城里这条唯一繁华的街道上，行人稀少了。

这时，大明飯店第三号單間里，坐着一个中年胖男人，当他吃完最后一盤炒菜时，又拿起一杯茶在嘶嘶地喝着，使人一看，就知这人的内心里有很大的忧愁。

一会儿，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进来，她好象对这家飯店非常熟悉似的，进了門就向那三号單間走去了。

中年胖男人見她进来，連头也沒抬，狠狠地吸了一口快要燒着手指头的烟头。

“你早来了？”还是中年妇女先开了口。

那个中年胖男人狞笑了一声，漫不经心地說：“孩子的病还没有好轉嗎？”

中年妇女看着中年胖男人的臉，声音颤抖着說：“病情更加重了，望你赶快指出办法……”

“这都是你們两个蠢貨办的漂亮事！”中年胖男人的臉漲紅，說話的声音很低，“好吧！那就把孩子的东西先拿来再說，越快越好，以免造成后患！”

“最好有业余时间。”中年妇女有些胆怯的說。

“后天，27日第一次列車。”

中年妇女站了起来要走，中年胖男人用惡毒的眼光，瞅着她說：“这些廢物們，非对你們来个果斷不可，絕不能姑息造成后患！”中年妇女連头也沒敢回就往外走。

这时，从旁边二号的單間里，走出来一个穿着灰嗶嘰制服，帶着眼鏡的中年男人，他出来后用眼扫了扫三号單間出来的那个妇女，就也出了飯店的大門，怀着胜利的心情走了。这人就是刘为群。

27日清晨，东方天空呈现出魚肚白色。火車还没有进站，車站里就有一个中年胖男人默默地坐在那里，他不时地探头向窗外的月台上望着，好象这次列車給他帶來什么貴重的礼品似的。

火車终于进站了，那个胖男人向旅客出口处走

去。不一會兒，人群中出現了一個中年婦女，她目光不轉的盯着出口處，當她走近時，胖男人從她的手里接過一個不大的竹箱，然後，兩人一言不發的並肩走出了車站。



劉為群坐在車站對面的一個小煙卷攤子邊，這時，他站起來，對一個三輪車工人遞了個眼色，輕輕地說：

“孩子的东西拿来了，赶快去接吧！”

会拉主顾的三轮车工人，蹬着车子就从那两个人的另一面迎上去，当车子到了那胖男人跟前时，笑着问：

“先生！坐车？”

胖男人似乎正想坐车，他见这个三轮过来，就很有排场的坐了上去，当车子走动时，他说：“西马路58号！”那个中年妇女就急急地向另一条街走了。

车子蹬出约有三百米远，在一个拐角处突然停下来，胖男人刚想发问，三轮车工人不慌不忙地下了

